



马国兴 王彦艳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风|比|远|方 更远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文心出版社



马国兴 王彦艳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风|比|远|方 更远

文心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比远方更远 / 马国兴, 王彦艳主编. — 郑州 :
文心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 - 7 - 5510 - 0827 - 3

I. ①风… II. ①马… ②王… III. ①小小说 - 小说
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5222 号

出版社:文心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 × 960 毫米 1 / 16

印张:12

字数:150 千字

印数:1 - 5 000 册

版次: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 - 7 - 5510 - 0827 - 3

定价:22.60 元



目录 } Contents

- 荒 / 非鱼 001
- 风比远方更远 / 非鱼 004
- 树 / 刘国芳 008
- 听取蛙声一片 / 刘国芳 011
- 玉米 / 刘国芳 014
- 老站舍里的老鼠妈妈 / 杨瑞霞 018
- 我家咪咪不识数 / 杨瑞霞 022
- 一路莲花 / 闵凡利 025
- 莲花的心愿 / 闵凡利 029
- 莲花的微笑 / 闵凡利 033
- 缝纫铺女孩 / 明前茶 038
- 天使守护人 / 明前茶 041
- 修表匠 / 明前茶 044
- 曹操 / 杨小凡 047
- 曹丕 / 杨小凡 050
- 曹彰 / 杨小凡 052
- 卖牛 / 于心亮 054
- 卖树 / 于心亮 057
- 卖羊 / 于心亮 060



鳗鱼灯 / 杨祥生 064

母亲的书包 / 杨祥生 067

父亲 / 岳勇 070

年关难过 / 岳勇 073

风水 / 岳勇 076

是狼? 是狗? / 孟宪岐 079

是人? 是熊? / 孟宪岐 083

是梦? 是醒? / 孟宪岐 087

代课教师 / 阴玉军 091

牛哥 / 阴玉军 094

苏保安 / 阴玉军 097

陆逊举贤 / 吕啸天 100

三顾苕溪 / 吕啸天 104

躲五 / 刘正权 107

清明带雪 / 刘正权 111

归家仓 / 刘正权 115

八爷 / 杨景 119

心愿 / 杨景 122

搜索 / 薛培政 125

平淡是福 / 薛培政 129

硬茬 / 薛培政 131

黑罐子红罐子 / 阎岩 133

靳海梅 / 阎岩 135

失踪 / 阎岩 137

艄公七爷 / 张俊杰 139

刺秦 / 张俊杰 143



千古 / 张俊杰	146
侠 / 窦俊彦	149
一个人的村庄 / 窦俊彦	152
无上剑法 / 丑时	155
十年之恨 / 丑时	159
小巷 / 林庭光	163
例不书名 / 林庭光	166
钓 / 林庭光	168
月儿的守望 / 路玉荷	170
她为什么要帮我 / 路玉荷	173
胡同里走出的朝阳 / 路玉荷	176
开在冬天里的白棉花 / 袁浩	179
有一种爱叫放手 / 袁浩	182



荒

荒

○非 鱼

岛,的确是荒岛。

偶尔的闯入者看见过碗口粗的蛇吊在树上吐着长长的芯子,还有猛兽。

民厌恶那个城市的遮遮掩掩和诡谲莫测,心怀鬼胎的人们时刻算计着别人和被算计,他怀着去死的决心登上了荒岛。让蛇吞了,让兽食了,总比让人折磨得不死不活要好。

民来到岛上,郁郁葱葱的森林,清浅的小溪,歌唱的小鸟,奔跑的野兽,让他欣喜若狂。

三个月过后,民觉得有点儿寂寞了。他和鸟兽尽管相处和谐,可彼此语言不通,他太需要把内心的感受告诉一个能听明白的人。于是,他下岛,说通了一个女人跟他来到荒岛,两个人的日子有了诉说和倾听。

没持续多久,诉说和倾听变得重复、无聊,而且,两个人过日子怎么可以没有孩子呢?于是,他们生了一个孩子,是一个健壮得像一头小豹子一样的儿子。

儿子一天天长大,在森林里跑来跑去,赤身裸体,奔跑的速度像风,爬树的敏捷像猴子。民的妻很担心,孩子要变成野人了,可怎么



是好？他必须得到教化。

负责教化孩子的老师被请到岛上，他耐心地教给民的儿子礼仪、知识。民的儿子渐渐失去了奔跑的能力，变得温文尔雅。到了十八岁，民的儿子提出他该结婚了，他要享受爱情。

第五个出现在岛上的，是一位善良美丽的姑娘，她和民的儿子结了婚。她带来了她的父母和弟弟，民和他的妻与两位亲家一起吃饭、聊天儿，谈论他们的儿子和女儿。

矛盾是偶尔产生的，来自那位教师。他因为那位弟弟骂了他，便恶毒地制造了一起谎言。民和亲家大吵一架，谁也不理会谁，除了那位教师。又没有第二个中立的人来劝和，他们整日不说话，彼此像仇人。

民觉得必须树立自己在岛上的威信。岛上的第九个公民来了，是一位公正的律师，他帮助民调解了和亲家的矛盾，并为民制定了岛上的公约。民作为岛主，拥有岛上的最高权力。监督公约执行的两名检察官来了，保证公约执行的三名士兵来了，这都是缺一不可的。

随着公约的执行，其中的漏洞越来越多，完善漏洞的同时，新的职业诞生了。民的儿子成了从城市向荒岛选拔、输送人员的最佳人选，他的妻则做了他的秘书，帮助登记每天都有哪些新的职业诞生，需要多少人员来补充。

厨师、保姆、巫师、侦探、心理医生、经纪人、司机、工人、制造商、乞丐、银行家……几乎每隔两小时，就有一个新的职员诞生。民看着他手下的子民越来越多，大家天天早上向他朝拜，温顺地听他训导，实在太高兴、太满足了。

民的儿子垄断了整个岛域的经济，成了岛上的经济巨头，他的钱多得无法计算，却不知道怎么去花。他的父亲是岛主，那么他理所当然要拥有岛上的全部资产，他不能容忍还有那么多人从他的手里领



工资,他开设了妓院、赌场、美容院、服装店,他必须让那些人把领的钱再乖乖地送回来。

民每天站在岛的最高处——官邸的楼顶,看着岛上的变化,得意扬扬。这都是他的功劳啊,他是这座小岛的开拓者,是至高无上的王。

森林已经砍伐得差不多了。要造纸,要造各种各样的房子,到处需要木头。森林没了,民就命令大家种草。驱逐和猎杀,让鸟兽变得非常稀罕,民命令大家紧急建造动物园,把剩余的动物保护起来。

政变似乎在一夜之间突起,有人说民老了,要他让位,说他的儿子骄奢淫逸,横行霸道,让岛上的经济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。

尽管政变被镇压下去了,可民变得焦虑不安,他不知道那些觊觎他的权力和他儿子金钱的人藏在哪里,他们什么时候会突然再次发起政变,甚至突然枪杀他们,或者绑架他的孙子。

民的焦虑越来越重,整日忧心忡忡,疑神疑鬼。岛上最权威的医生说,民患了抑郁症,他必须到一个清静的地方休养三个月,否则,他不会活过一年。

民听取了医生的劝告,他给儿子留了一封全权委托书,要他处理岛上的一切事务。

民乘坐一叶小舟,在一个清晨离开了岛,他的手下已经为他寻找到了另一座荒岛,他将一个人在那里静静地调养。

小舟渐行渐远的时候,民回头看了看曾经的荒岛,现在,那是一座多么美丽的现代化城市啊!



风比远方更远

○非 鱼

黑皮的声音踏云破月而来，穿过草原的花朵，挤过热闹的人群，沿着霓虹温暖的光，与无数只耳朵相遇，是周云蓬的《九月》。

苍凉的声音如同夜晚的一场细雨，淋湿了整个广场；流动的人群突然停下来，定格在那里，不知所措。

在黑夜来临之前，城市短暂的沉寂里，突兀的歌声让这个黄昏显得格外忧伤。作为一名流浪歌手，黑皮习惯了在陌生的城市、在陌生人面前唱自己喜欢的歌。

愣住的人们渐渐清醒过来，呈扇形围拢他和他的声音。闭着眼睛，黑皮也能感觉到周围安静的人群在听他唱歌。一首接一首，他弹拨着吉他，不停地唱。有人走了，有人来了，有人往他的琴盒里扔钱，这些似乎都和他没关系，他只是唱，唱着欢乐和忧伤。

夜渐浓，他唱最后一首歌：《我要去泰国》。腿有点累，他靠着身后的广告灯箱，低垂着头，轻轻拨弄琴弦，把这首歌唱得轻松舒缓，还带点调皮。

这时，黑皮看到了坐在地上的二泉。

当然，二泉这个名字黑皮后来才知道。他看到的二泉，标签非常鲜明，衣衫褴褛，头发过长，面目黧黑，犀利哥一样。二泉低着头，不



停地在吃东西。他的腰里似乎藏着一个巨大的食品袋,里面有掏不完的东西,他一直在掏,一直在吃。

曲终人散,黑皮把琴盒外散落的硬币捡起来。清点一下,还不错,有三十多块钱,可以喝一杯了。

二泉似乎意犹未尽,他站起来,递给黑皮一个五毛的硬币。黑皮一愣,下意识朝回推了推。二泉又递过来,咧嘴一笑,龇出几颗白牙,眼神一闪,明亮而深邃。

黑皮走过无数的城市,见识过无数的人,看到二泉的笑容和眼神,像被拨动的琴弦,他的心微微一颤。黑皮把钱接过来,说:谢谢。

此后的好几天,黑皮一开始唱歌,二泉就过来,依然坐在地上,依然不停地从腰里掏东西吃。吃得很认真,似乎在听,也似乎没在听,但最后,总要递给黑皮五毛钱。

二泉再把五毛钱递过来的时候,黑皮拉住他的胳膊:兄弟,喜欢听我唱歌?

乱糟糟的头点一点:舒服。

黑皮说:一起喝一杯?

二泉的眼里冒出光:喝一杯。酒是好东西。

于是,夜幕笼罩的城市里出现了这样一幕:一个流浪歌手,背着一把吉他;他的旁边,走着一个趿拉着拖鞋的流浪汉。

露天地摊,一盘毛豆,一盘花生米,一大桶生啤,两个人自斟自饮——不用劝,都不客气。黑皮是在第一杯酒下肚以后,才知道二泉的名字的。

黑皮说:敬你一杯,冲你每天的五毛钱。

二泉说:敬你,为你的歌。

黑皮放下酒杯,把吉他掏出来:兄弟,点一首,我给你一个人唱。

二泉摆摆手:不用。酒就挺好。



酒越喝越暖,话越说越稠。黑皮的头都快抵到桌子上了,眼泪和酒一起顺着脖子往下淌,嘴里不停地喊:兄弟,兄弟。

二泉沉默着、听着,一杯接一杯,喝。

黑皮说:兄弟,你不知道,她有多好,她是真好啊。这个世界上,能把人杀死的,除了爱情,还是爱情……你知道吗,兄弟?爱情!

二泉仍沉默着。黑皮继续说:没了,才知道啥叫没了。真他妈精辟啊。我到处找啊找……可她是真没了。

黑皮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出不来,倾诉的声音归于含混的呜咽时,他看不到二泉藏在眼里的泪。每一个流浪的人背后,都有一大串忧伤的故事。黑皮会用音乐说,会在喝了酒以后说,但二泉不会,那些故事,已经化在他的生命里,成了他身上一副坚硬的铠甲。

第二天,黑皮醒来的时候,发现自己躺在大桥下一张破席子上,身上盖着一个被单,旁边放着一杯豆浆、几个包子,还有他的吉他。头痛得厉害。他使劲想,也想不起来怎么会睡在这儿。当然,肯定是二泉把他弄到这儿又给他买了吃的。

二泉不在。黑皮等到中午,也没见他。此后的好几天,黑皮在广场上唱起那些熟悉的歌,他希望二泉会听到,会坐在他面前,不停地从腰里掏东西吃,然后一起去喝酒,但没有,二泉没再出现。

他试着去找过。不唱歌的时候,他沿着一条条街道找,到城市的边缘地带找,到大桥下去等,都没有见到二泉。

黑皮在心里重复着那句话:没了,才知道啥叫没了。没了的,不单单是他的爱情,还有他在这个城市唯一的朋友。

该离开了。风在远方,但比远方更远。流浪的人就像风一样,总要朝下一个远方奔。

在火车站,黑皮才又看到了二泉。就像突然消失一样,他突然站在他面前,笑嘻嘻地咧着嘴说:兄弟,走啊?



看到二泉和他的笑容,黑皮愣了一下,然后便豁然醒悟:也许二泉就是不想让他过多牵挂他,他怕这样会绊住他的脚步。

他拍拍二泉的肩:走。一起?

二泉说:不了。

黑皮说:那保重。

二泉脏兮兮的手挥一挥,留给黑皮的,是一个模糊的背影。



树

○刘国芳

一棵树长在村口。其实，离村不远长着好多好多树，但因为那棵树不跟它们在一起，所以，那棵树看起来孤零零的。

一个老人，也是孤零零的。老人总到树下来，累了，在树下歇着；热了，在树下乘凉。树在风里哗哗作响，那是树在说话，说又来啦。老人听得懂树的声音。老人说我们都很孤单，我来跟你做伴。树也听懂了老人的话，树在风里摇曳着，那是树在向老人点头。老人也点头，笑着。

这天，老人又在树下待了好久，天晚了才回家。老人在家里也看得见树，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。但这晚，老人发现树动了，准确地说，树会走了，树走到了老人跟前。

老人惊呆了，老人说：“你是谁？”

树说：“我是树呀，你天天在树下乘凉，还不知道我是谁？”

老人说：“你也会走？”

树说：“不可以吗？我才不愿意永远待在一个地方哩，我想像你们人一样，到处走。”

老人说：“你们树也想走呀？我还以为你们只愿一动不动地待在一个地方。”



树

树说：“谁愿意那样，动不了，你们人类想砍就砍想伐就伐！”

老人说：“那是，会走动，就可以躲。”

老人说着，看着树走动，树走起来风一样，往前面去。老人见了，又喊：“你去哪里呀？”

树说：“我想去你家里看看。”

老人说：“我带你去。”

老人就带树去了他家。树很聪明，很快就发现老人一个人生活。

树问老人：“你家里只有你一个人？”

老人点点头。

树说：“我记得你以前有儿有女，他们也往我跟前走过，他们呢？”

老人说：“他们都生活在城里。”

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愿去？”

老人说：“我去过，但住了几天就回来了，我还是觉得在乡下好，空气好，也自在，不像城里，到处是房子，一棵树都没有。”

说到城里，树就一脸的羡慕，树说：“我从没去过城里，你能带我去城里看看吗？”

老人说：“可以呀。”

老人说着，带树往城里去。树走得很快，一会儿，他们就来到了城里。果然，城里一幢房子挤着一幢房子，没什么树。即使有树，也是一些很小的树。树在城里走着，惹很多人惊奇，他们都说：“看，那棵树怎么会走呢？”

树有些得意，树跟老人说：“会走动真好，可以到处走。”

老人说：“你慢点儿，城市不比乡下那么空旷，不要撞到人。”

树慢下来。后来，在一条大街上，树不愿走了，站下来，立刻有人站在树下，还说：“这棵树真大。”

有风吹来，树叶哗哗作响，站在树下的人又说：“真凉爽。”



老人当然在树下,老人说:“凉爽就多栽些树呀!”

一个人说:“哪里有地方,有栽树的地方可以多盖一幢房子。”

树听了,就说:“那我们不能待在这儿,影响他们盖房子。”

说着,树风一样走了。

老人跟着树走,在一个地方,老人跟树说:“这地方原来叫枫树湾,以前有一大片森林,后来,所有的树都砍了,盖了几十幢大房子。”

树叹了一口气。

在另一个地方,老人说:“这个地方叫樟树下,有好多好多大樟树,也砍了,盖了房子。”

树又叹气,树说:“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。”

树后来又停下来,那儿风景好,树不想动。但不一会儿,他们看到一伙人拿着电锯在那儿锯树。树吓坏了,跟老人说:“赶快走,不然,会被他们砍了。”

说着,树跟老人一起走了。

但奇怪的是,他们找不到原来的地方,他们像迷路的人,到处找,也不知道原来的地方在哪儿。老人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,老人一急,醒了。

原来老人在做梦。

老人急急忙忙爬起来,去看那棵树。很快,老人看到那棵树了,但树歪在一边,被人砍倒了。

老人跑过去,老人问几个砍树的人:“为什么把树砍了?”

几个人不睬老人,只有树,倒在风里飒飒作响。

那是树在哭泣。



听取蛙声一片

○刘国芳

男人喜欢在乡下玩，乡下有狗，几乎家家都有。那些狗见了男人，叫着蹿出来，一些狗，还做凶猛状，追着男人。男人倒不怕狗，男人慢悠悠走着，见那些凶猛的狗追来，男人会弯一下腰，做捡石头的样子。狗怕了，不再追了，只远远地对着男人吠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狗都对着他吠。有些狗，叫了两声后，不再叫了，有些狗，甚至跟在他后面。有一次，他手里有包子，他把包子扔给狗吃，狗吃了，跟着他在村里转了好久。

那时候，男人没做什么，但男人想做些什么。男人在狗对着他吠时，忽然找到他要做的事了。这事，就是把乡下这些狗收起来，然后在城里杀了卖。男人以前经常看到一些在乡下收狗的人，他们喊着：“收狗，有狗卖啵——”收了狗，放在笼子里，然后在街上杀了卖。男人这天开了窍，觉得他也可以做这样的事。

男人随后就去准备了家伙，两只铁笼子，一把钳子。准备好了，男人又去了乡下，然后喊：“收狗，有狗卖啵——”

喊了一天，男人收到一只狗。

第二天，男人把狗杀了。

后来，这就是男人的职业了。男人骑一辆车子，走村串户，到哪